

中國佛教思想 資料選編

第二卷

第四冊

石岐 樓宇烈 方立天 許抗生 梁書明編

中華書局

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

第 二 卷

第 四 冊

石 峻 樓宇烈 編
方立天 許抗生 樂壽明

中 華 書 局



A0323097



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

第二卷

第四冊

石峻 樓宇烈 編
方立天 許抗生 樂壽明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茶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3 1/4 印張·2 插頁·306 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8301—9900 冊 定價:3.90 元

ISBN 7—101—00522—5/B·109

慧能

【簡介】 慧能，俗姓盧，生於公元六三八年（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死於公元七一三年（唐玄宗先天二年），原籍河北范陽，後其父被貶官嶺南，就落戶在廣東新會。他是中國佛教禪宗的創始人。慧能三歲喪父，幼年生活窮困，曾隨母砍柴爲生。在當時佛教盛行的社會，慧能耳濡目染，於是發生了信仰。

大約在咸亨（公元六七〇——六七四年）年間，他決計離家去湖北黃梅參見名僧弘忍。他此時已年過三十，但沒有立即出家，只是以“行者”的身份住在弘忍寺中，被分配在碓房舂米，得暇也隨來聽法學習。據說慧能平時不怎麼好說話，但由於他初見弘忍時對答機智，還是受到弘忍的關注，並得到特別指導。以後，弘忍決定公開選拔繼承人，大弟子神秀公布他的傳法偈，慧能斷然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更得到了弘忍的賞識。相傳，由此而弘忍祕密傳法與慧能，並付予一領袈裟以爲憑證。隨即慧能辭別南歸。但由於當時佛教宗派內部爭奪正統地位的鬥爭十分激烈，慧能回到南方後，長期祕而不宣。

大約十六年後，有一次他在南海（今廣州）遇到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慧能聽後提出了批評意見，印宗和他接談後十分佩服，同時又瞭解到他的來歷，就自願奉他爲師。於是慧能的名聲就傳開了。也就在這時，他才正式出家受戒，公開從事傳教活動。

以後，他又回到韶州，住曹溪寶林寺，當時的韶州刺史韋璩特地請他到城內大梵寺講演摩訶般若法，經他弟子法海等記錄，就成

了最早的壇經。此書經過後人不斷的補充和修訂，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版本。目前保留下來較早的是敦煌寫本，全名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僅一卷，分作五十七小節，約一萬二千餘字。但流行最廣的是元世祖至元末年僧人宗寶的改編本，題名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一卷分爲十品，文字比敦煌寫本多一倍左右。這個本子由於文字經過潤色，比較流暢，同時內容上又含有某些後期禪宗的思想，因而長期以來，幾乎成了壇經的唯一流通本。所以本書在選錄敦煌本同時，也選錄了一種經過近人丁福保校正的宗寶本。

此外，還應提到的，也有一定代表性的兩個本子。一是經唐僧惠昕改編過的六祖壇經，分上下卷，共十一門，五十七節，約一萬四千餘字，這是現存壇經的第二個古本（有宋刻本）。二是沒有署編者姓名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一卷十品，兩萬多字（有明刻本），其實是五代末宋初僧人契嵩的改編本。

相傳，慧能是一個文盲，這不一定可靠，但可以肯定他的文化水平是不高的，他也没有其他著作。他在曹溪住了三十年，後來名聲越來越大。他的同學，當時禪宗北派領袖神秀，可能曾向朝廷薦舉過他，於是有武則天、中宗召他入京的傳說，但他並沒有應命，而終老曹溪。

往後一般學者都是僅憑壇經一書來研究慧能本人的思想，這多少存在着問題，因爲各種版本的壇經，都在不同程度上經過後人的增訂，是需要仔細鑑別的。但作爲中國佛教禪宗一派的重要思想資料，則是肯定無疑的。

壇經的最早本子，既是慧能弟子根據他的講法記錄下來的，則在慧能在世時就已經有了。他的弟子神會，只不過是根據它加以發揮而已。過去胡適曾認爲壇經是由神會一手創作的，這種假設

恐怕不能成立。據有關史料看，神會原本是用金剛經傳宗的（參看本書神會部分三）。但到了他的門下，却改以壇經傳宗，則是事實。

從五祖弘忍以後出現的禪宗南北派正統之爭，到神會死後三十六年，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朝廷正式立神會為七祖以後，大體上告一段落。從此，以慧能為首的南宗影響愈益擴大，凡是已往曾去過曹溪參學的人，都自我標榜為禪宗正統。

慧能門下得法者甚衆，但大體可分荷澤（神會）、南嶽、青原三系。除了神會外，真正得到發展的，乃是南嶽與青原。南嶽是指住在湖南衡山般若寺的懷讓（公元六七七——七四四年）和他的弟子馬祖道一（公元七〇九——七八八年），以及再傳弟子百丈懷海（公元七二〇——八一四年）一系。青原則是南宗的另一系，指行思（？——公元七四〇年）和他的弟子石頭希遷（公元七〇〇——七九〇年）等。

南嶽一系在百丈懷海門下有馮山靈祐（公元七七一——八五三年），再傳弟子仰山慧寂（公元八〇七——八八三年），形成了後來所謂的馮仰宗。

· 百丈懷海的另一門人黃蘗希運（？——公元八五五年），再傳臨濟義玄（？——公元八六七年），形成了後來所謂的臨濟宗。至宋，又分為黃龍和楊岐兩派。

青原一系，自石頭希遷開始，其門下有天皇道悟（公元七四八——八〇七年），再傳德山宣鑑（公元七八二——八六五年），雪峯義存（公元八二二——九〇八年），雪峯弟子甚多，門下有雲門文偃（公元八六四——九四九年），由此傳承，就構成了後來所謂的雲門宗。

石頭希遷的另一支為藥山惟儼（生卒年不詳），傳雲巖曇晟（公

元七八二——八四一年)，下傳洞山良价(公元八〇七——八六九年)，再傳曹山本寂(公元八四〇——九〇一年)，形成了後來所謂的曹洞宗。

其後雪峯義存的另一門人玄沙師備(公元八三五——九〇八年)，傳法地藏桂琛(公元八六七——九二八年)，再傳清涼文益(公元八八五——九五八年)，因文益諡號法眼，後來就稱這一系為法眼宗。

這樣，禪宗南宗先後共形成了五派(宗)，但是這五派的思想，一般說來在本質上沒有多大差別，只是由於門庭設施不同，特別是接引後學的方式各有一套，從而形成不同的“門風”而已。

本書除選刊少數成本的作品外，從宋代頤藏主所集古尊宿語錄和釋普濟(宋刊作慧明)撰五燈會元等書中選錄部分資料，附錄於後，大體上可以反映南宗一派後期禪學的基本思想。

一、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 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 州大梵寺施法壇經

〔一〕慧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原本授作受。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韋璩，原本韋璩作等璩。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三十餘人，原本無三十字。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法海集記，流行後代，原本代作伐。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原本依作於。以為稟承，說此壇經。

〔二〕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不

語，自身淨心。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聽，慧能慈父，本貫范陽，原本實作官。左降遷流嶺南，原本無嶺字。作新州百姓。原本無作字。慧能幼少，父又早亡；原本又作小。老母孤遺，移來南海。原本無南字。艱辛貧乏，原本乏作之。於市賣柴。原本實作買。忽有一客買柴，遂令慧能送至於官店。原本令作領，無送字。客將柴去，慧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慧能一聞，心明便悟。原本明作名。乃問客曰，原本同作聞。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新州黃梅縣東馮墓山，原本縣作懸。禮拜五祖弘忍和尚，見今在彼，原本今作令。門人有千餘衆，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原本持作持。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慧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

〔三〕 弘忍和尚問慧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慧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原本嶺作領。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作佛法。原本作佛法作佛法作。大師遂責慧能曰：汝是嶺南人，原本嶺作領。又是獼猴，若爲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原本性作姓。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原本性作姓。大師欲更共議，講恐當作語。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慧能，令隨衆作務。時有一行者，遂差慧能於碓房，踏碓八箇餘月。

〔四〕 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已集。原本已集作集記。五祖曰：吾向汝說，原本汝作與。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若迷，原本性作姓，無若字。福何可救？原本福下有門字，衍。汝等總且歸房自看，原本等作汝。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原本性作姓，之知作知之。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原本悟作吾。付汝衣法，裏爲六代，原本代作伐。火急急。

〔五〕 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原本澄作呈。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依止，原本依作於。偈不用作。原本偈作請。諸人息心，盡不敢呈偈。時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相，原本無相字。並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流行後代，爲記。畫人盧珍看壁了，明日下手。

〔六〕 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爲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卽善，原本求法卽善作卽善求法。覓祖不善，却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偈，原本無偈字。終不得法。原本終作修。良久思惟，甚難甚難。原本作甚甚難難，甚甚難難。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於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覓我，我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若五祖見偈言云云，有脫文，與聖寺本曰：神秀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出見和尚，卽言秀作；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息。原本自作白。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秉燭題作偈，人盡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歸房卧，並無人見。五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原本喚作換。南廊下畫楞伽變相。原本無相字。五祖忽見此偈請記，乃謂供奉曰：弘忍與供奉錢三十千，深勞遠來，不畫變相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留此偈，原本留作流。令迷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道，原本無道字。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令衆人見，原本令作人。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悟此偈者，原本無悟此二字。方得見性，依此修行，原本依作於。卽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善哉！五祖遂喚秀上座

於堂內，原本祖作揭。問是汝作偈否？原本問作門。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座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祖，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惠識大意否？五祖曰：原本祖作揭。汝作此偈，見即未到，原本未作來。只到門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原本依作於。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無上菩提，即未可得。須入得門，見自本性。原本自作白，性作姓。汝且去，一兩日來思惟，更作一偈來呈吾，若人得門，見自本性，原本自作白，性作姓。當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數日作不得。

〔八〕有一童，於碓房邊過，唱誦此偈。慧能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言，原本無言字。適來誦者是何偈？原本何下有言字。童子答能曰：儂不知大師言，生死事大，原本事作是。欲傳於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稟爲六代祖。原本祖作揭。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原本祖作揭。悟此偈者，即見自性，原本性作姓。依此修行，即得出離。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爲不識字，請一人讀，慧能聞已，原本無能字，聞作問。即識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提著，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原本性作姓。即悟大意。原本悟作吾。慧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無臺；
佛性常清淨，原本性作姓。	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爲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院內徒衆，原本徒作從。見能作此偈盡怪。慧能却入碓房，五祖忽見慧能但即善知識大意，原本祖作揭。恐衆人知；五祖乃謂衆人曰，此亦

未得了。

〔九〕 五祖夜至三更，原本至作知。喚慧能堂內，說金剛經。慧能一聞，言下便悟。原本悟作伍。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法及衣，汝爲六代祖；原本代作伐。衣將爲信稟，代代相傳，法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慧能，自古傳法，氣如懸絲，興聖寺本通行本並氣作命。若住此間，有人害汝，汝即須速去。

〔一〇〕 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於九江驛，登時便悟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起，原本起作去。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與吾無別，原本與吾作汝悟。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一一〕 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來，欲擬頭慧能奪於法，頭字可疑，恐誤。來至半路，盡總却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粗惡，直至嶺上，來趁犯著。慧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言：原本無言字。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却向北化人來。

〔一二〕 慧能來依此地，原本依作衣。與諸官寮道俗，原本寮作奪。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所傳，原本聖作性。不是慧能自知，願聞先聖教者，原本聖作性。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迷於先代悟。（下是法）原本自除作白餘。慧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原本自作白。即緣心迷，不能自悟，原本自作白。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遇悟即成智。

〔一三〕 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爲本。第一勿迷言定惠別，原本定惠作惠定。定惠體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定惠等。原本無定字。學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定惠不等。原本定惠作惠定。心口俱善，內

外一種，原本一下有衆字。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諍，若諍先後，即是迷人。原本無迷字。不斷勝負，却生法我，不離四相。

〔一四〕 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原本坐作座。常行直心是。原本行直作真真。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原本直作真。直心是淨土，原本直作真。莫心行諛曲，原本曲作典。口說法直。口說法直與聖寺本通行本並作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原本直作真。非佛弟子。但行直心，原本直作真。於一切法，無有執著，原本無下有上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原本直言作真心，坐作座。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原本一行作一切。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原本情作清。却是障道因緣。道須通流，原本須作順。何以却滯，心不住法即通流，原本不住法作住在。住即被縛。原本被作彼。若坐不動是，原本坐作座。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原本坐作座。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原本坐作座。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即有數百般以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錯。原本知作之。

〔一五〕 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無燈即無光，燈是光之體，原本無燈字，之作知。光是燈之用，名即有二，原本無名字。體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如是。

〔一六〕 善知識，法無頓漸，人有利鈍，迷即漸契，原本迷作明，契作勸。悟人頓修，自識本心，原本此句作識白本。自見本性，原本自作是。悟即元無差別，不悟即長劫輪迴。

〔一七〕 善知識，我此法門，原本此作自。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爲宗，原本爲作無。無相爲體，原本爲作無。無住爲本。原本住下有無字。何名爲相？原本名作明。無相者於相而離相，原本無者字。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爲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原本今作念。念念相續，原本續作讀。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

一切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原本無此是二字。善知識，但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爲體。原本此作是。於一切境上不染，原本境作鏡。名爲無念，於自念上離境，原本境作鏡。不於法上生念。原本重不字，生念作念生。若百物不思，原本若作莫。念盡除却，一念斷即死，原本死作無。別處受生。學道者，用心，莫不思法意，原本思作息。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原本自作白。又謗經法，是以立無念爲宗。即緣迷人於境上有念，原本迷作名，境作鏡。念上便起邪見，原本起作去。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門立無念爲宗，世人離見，不起於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原本無何上之念字。無者離二相諸塵勞，念者念真如本性，原本無念者念真如本性七字。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原本無自字，性作姓。雖即見聞覺知，原本知作之。不染萬境，原本境作鏡。而常自在。原本自作白。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

〔一八〕 善知識，原本知作諸。此法門中，坐禪元不著心，原本坐作座。亦不著淨，亦不言不動，原本言下無不字。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原本性作姓。爲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淨，原本性作姓。不見自性本淨，起心看淨，原本起心作心起。却生淨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原本者下有看字。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原本障作章。却被淨縛。若修不動者，原本無修字。不見一切人過患，原本無不字。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看淨，却是障道因緣。

〔一九〕 今既如是，原本既如作記汝。此法門中，何名坐禪，原本坐作座。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爲坐，原本起作去。見本性不亂爲禪。原本性作姓。何名爲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

亂曰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內性不亂，原本外若著相云云十六字作外若有相，內性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原本無性字。只緣境觸，觸卽亂。離相不亂卽定，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原本內下有外字。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卽時豁然，原本時作是。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原本無經字。我本元自性清淨，原本無我字，元作須，性作姓。善知識，見自性自淨，原本性作姓。自修自作自性法身，原本性作姓。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二〇〕 善知識，總須自體，與授無相戒，原本授作受。一時遜慧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佛。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原本依作衣。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原本依作衣。於自色身歸依當來圓滿報身佛。（已上三唱）原本依作衣。色身者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在自法性，世人盡有，爲迷不見，原本迷作名。外覓三身如來，原本無身字。不見自色身三身佛。原本身作性。善知識，聽汝善知識說，今善知識於自色身，原本於作衣。見自法性有三身佛，原本身作世。此三身佛從性上生。何名清淨法身佛？原本無法字。善知識，世人性本自淨，萬法在自性。原本自性作自姓。思量一切惡事，原本無惡字。卽行於惡，原本於作衣。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如是一切法，原本如上有知字。盡在自性。原本性作姓。自性常清淨，原本性作姓。日日常明，原本明作名。只爲雲覆蓋，上明下暗，原本明作名。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原本星作西。忽遇惠風吹散卷盡雲霧，萬像森羅，原本森作參。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知惠常明。原本明作名。於外著境，原本著境作看敬。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原本性作姓。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却迷妄，原本迷作名。內外明徹，原本明作名。於自性中，原本性作姓。萬法皆見，一切法自在性，原本性作姓。名爲清淨法身。自歸依者，原本依作衣。除不善行，是名歸依。原本依作衣。何名千百億化身？不思量性卽空寂，思量卽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爲地獄，思量

善法化爲天堂，毒害化爲畜生，慈悲化爲菩薩，知惠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多，原本性作姓，多作名。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知惠卽生，此名自性化身。何名圓滿報身？原本無此名自性化身。何名圓滿報身十二字，今據興聖寺本補之。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慧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爲報身。一念惡報却千年善亡，原本亡作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無常已來後念善，名爲報身。從法身思量，卽是化身。念念善卽是報身。自悟自修，卽名歸依也。原本依作衣。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原本無色身二字。不言歸依也。原本言作在。但悟三身，卽識大意。原本意作儘。

〔二一〕今既自歸依三身佛已，與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知識，一時逐慧能道，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三唱）善知識，衆生無邊誓願度，不是慧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各於自身自性自度。原本性作姓。何名自性自度，原本性作姓。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原本迷作名。自有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原本來作見。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原本提作薩。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無邊誓願斷，自心除虛妄。法門無邊誓願學，學無上正法。無上佛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卽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

〔二二〕今既發四弘誓願，說與善知識無相懺悔，滅三世罪障。原本無滅字。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原本不重念字。從前惡行，一時自性若除，原本性作姓。卽是懺悔。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癡染，原本無不字。除却從前諂誑心永斷，名爲自性懺。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疾染，除却從前嫉妬心，原本妬作垢。自性若除卽是懺。（已上三唱）善知識，何名懺悔？懺者終

身不爲，原本無懺字。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恆不離心，諸佛前口說無益，我此法門中，永斷不作，名爲懺悔。

〔二三〕 今既懺悔已，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原本授作受。大師言，善知識，原本知作智。歸依覺兩足尊，原本依作衣。歸依正離欲尊，原本依作衣，無尊字。歸依淨衆中尊，原本依作衣。從今已後，稱佛爲師，更不歸依餘邪迷外道，原本依作衣，迷作名。願自三寶慈悲證明。原本證明作燈名。善知識，慧能勸善知識歸依三寶。原本重善字，依作衣。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原本迷作名。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正，念念無邪故，即無愛著，原本無作元。以無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原本性作姓。自性不染著，原本性作姓。名衆中尊。凡夫不解，從日至日，受三歸依戒。原本無不字。若言歸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即無所歸，既無所歸，言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即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原本無依字。自性不歸，原本性作姓。無所依處。原本無依字。

〔二四〕 今既自歸依三寶，原本依作衣。總各各至心，與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識，雖念不解，慧能與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慧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念，原本重口字。不行如幻如化，原本無幻字。修行者法身與佛等也。何名摩訶？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若空心坐，原本若空作莫定，坐作座。即落無記空。原本記作既。虛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原本無虛空二字，河作何。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

〔二五〕 性含萬法是大，萬法盡是自性，原本性作姓。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與善，原本之作知。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著，由如虛空，名之爲大，此是摩訶。原本訶下有行字。迷人口念，智者心行，

原本無行字。又有迷人，原本迷作名。空心不思，名之爲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二六〕 何名般若？般若就是智惠，一切時中，原本無切字。念念不愚，常行智惠，即名般若行。原本重若字。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原本無世人二字。自言我修般若。原本無自言二字。般若無形相，原本無般若二字。智惠性即是。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唐言彼岸到。原本無唐字。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原本境作竟，起作去。如水有波浪，即是爲此岸。原本爲作於。離境無生滅，如水承長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原本波作般。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原本自作法。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原本提下有捉字。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無住無去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將大智惠到彼岸，原本智作知。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佛，無去無住無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佛從中，變三毒爲戒定惠。

〔二七〕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惠，原本無一般若生四字。何以故？爲世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性。原本性作姓。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莫起誑妄，原本起誑作去誰。即自是真如性。原本性作姓。用智惠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佛道。

〔二八〕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無量，經中分明讚歎，原本明作名。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爲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於閭浮提，原本於作衣。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原